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二至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二

唐 白居易 撰

墓誌銘凡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

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諜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日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蘩之誠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内理服用必中度故組怨切五紃詳倫切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

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巳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蓍兮偕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内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潘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纁字其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

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為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諜故不

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為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邽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王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鄜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竒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

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刼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勲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為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

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為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歷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楊州權窆于其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啟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

詩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
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晩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
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
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逵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
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逵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
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
泉朝賢袁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令

為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逵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嗣幽州叅軍次子安逵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譔銘于墓石銘曰

世禄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之禄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内史之顯揚柱史之孝

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滎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寛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殁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曽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曕

於切盖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
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
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
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
君從夫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
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

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諜在比部府君世祿
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
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
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
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燕之
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
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
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

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没積與稹方齠齔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稹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恵逮下二紀而殁婦道不衰內

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逹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孫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恱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誠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於氷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娌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櫝楚閨門之内熈熈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睢鵲巢之化斯不

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稹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爲譔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楊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代裴逅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寛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為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瓆瓆為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湍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璡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

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勑遷越府户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歷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户之績則會稽之課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楊

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殁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

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
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
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為行發為文宣為用故在
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
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為已
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

其邦家而才為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于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殁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衹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

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閭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椽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干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駕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戸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鄜城府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

人哀毁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賔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即頼川縣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譔銘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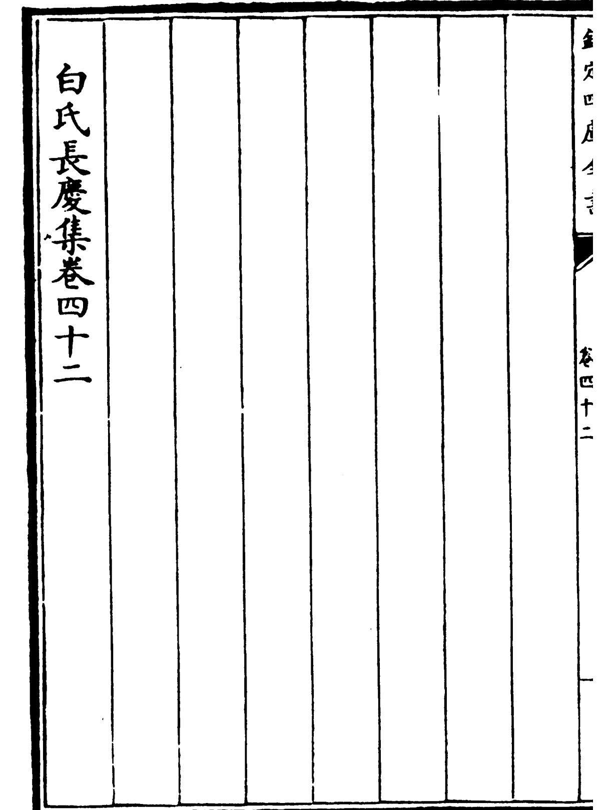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
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
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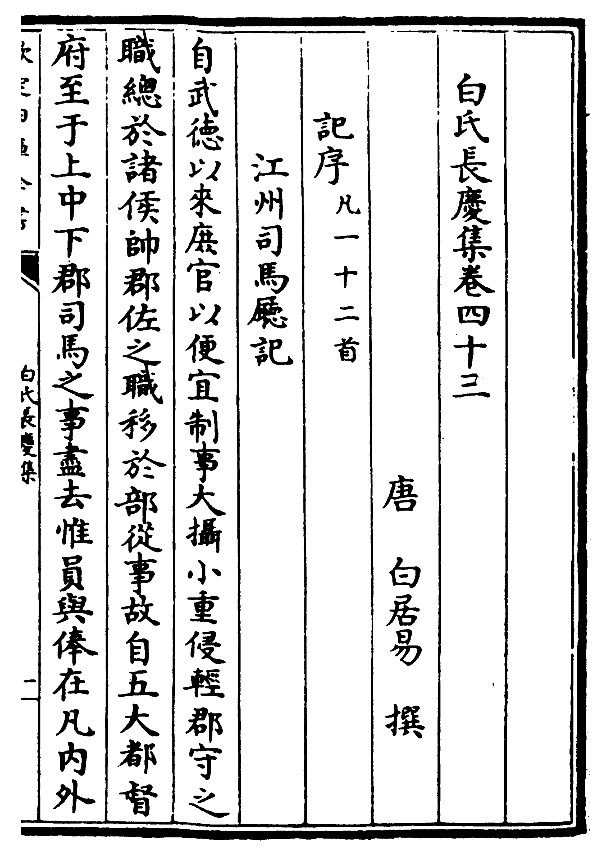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
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鍠河南府鞏
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别駕先太夫人潁
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旣生而惠旣孩

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貌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删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閟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唐　白居易　撰

記序凡一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

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馬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廪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蠧者為身謀則禄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

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戸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斵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

墄七計切階用石羃幕牎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戞

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盖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齒善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

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

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

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淌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荊棘官舍為煨燼乘其獘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

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

呼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葢存乎圖諜此畧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

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

是筐篚者斬馬箠箒者刈馬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邊九切茸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蘙薈除糞壤踈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

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仿佛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

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廹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倅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派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于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為希代寶人必

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黄緑 缺 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渇將就

牕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縶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閭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壓壤罨（於檢切）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悸（具位切）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肖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馬果有王肖者年老即

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蔺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場蓺樹堇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㣲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㣲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笠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㣲之居則井湮竈夷閴然惟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

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内蓋釋宫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爍雪

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壊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
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
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
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満公琳公等經之寺綱
維令杲靈達等成之盖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
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縁詳于李肇碑文
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
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絶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

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遇於是得無述

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

余與河南元集虚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

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

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㫖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
文輙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
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肖中事授軻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剥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

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來囊資則曰日消月朘子全切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不為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唐 白居易 撰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

矣走馬至滙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礫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茍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内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偽言或構以非語

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道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蘖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狺吠聲惟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

皐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皐師皐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茍有愧於師皐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皐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内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

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
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皐也師皐孝敬友愛之
外可畧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
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
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
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
馬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
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捐衣食以續其醫藥

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勑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穨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毁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毁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

人皆以為能僕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摧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

謝故人勉樹令德租寫鄙志兼以為别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閤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嘘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為進士者無

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貽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

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蓍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蓍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

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
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
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鈆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
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
之心交爭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
敢佇報命塵瀆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
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强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盖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

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寘同訢合之際但脗武粉切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强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

贍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其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其伏覩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輔己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

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其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慺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先天下之望哉其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慺慺盧侯切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

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盖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静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熈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熈宣和之道其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

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熈宣和之道也若宰相惟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况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于上以為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

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寖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惟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為心今則斂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為名今則鑠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没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

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欽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懟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

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强毅久大之性虧反謂宰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

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盖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刬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之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虗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禄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

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輮以相求謹闗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

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内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静水旱之災不戒兵

戎之動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為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其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盖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

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㝷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盖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而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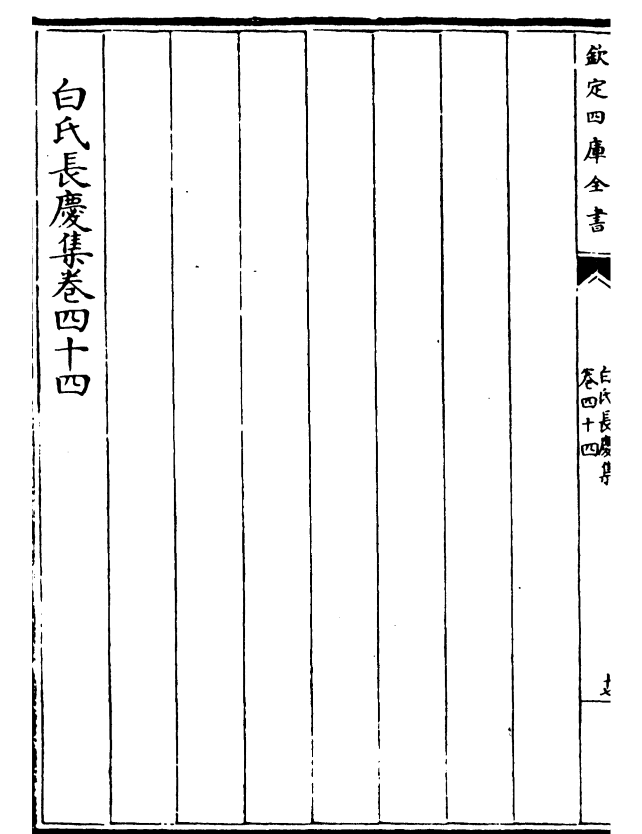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時封德彛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虚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彛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與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

命未及十日而其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狥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

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蒭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游長安僅

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顚頇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謹案卷四十二第六頁後四行同州韓城尉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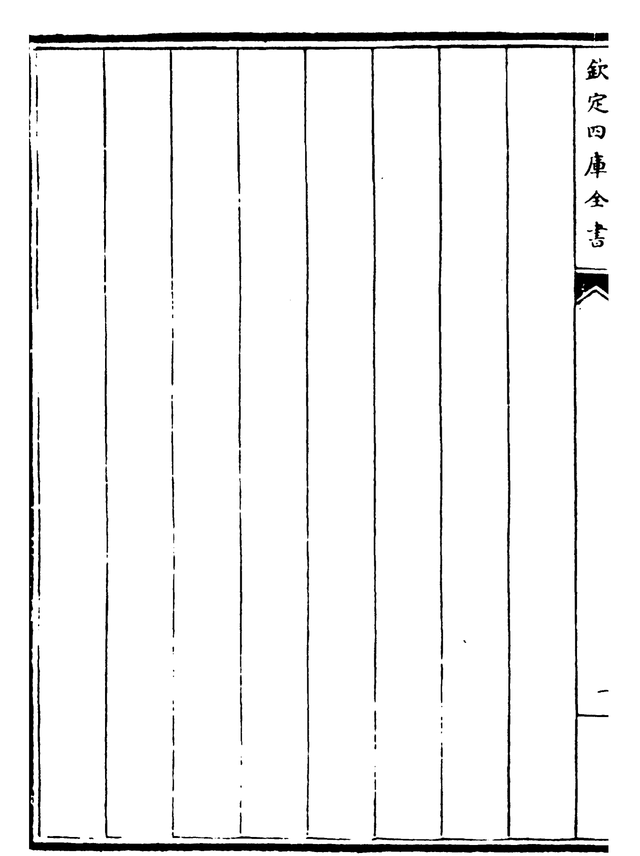
韓訛韋據唐書改

卷四十三第十二頁前六行士堅按唐文粹作中

堅

第十二頁前七行利辨按唐文粹此下有道深二

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唐　白居易　撰

書序 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以來牽故少暇閒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僕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留

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丘月切）于時六義始刓（五官切）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蘇李騷

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鳬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

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

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覼郎切縷何切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于左右僕始生

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古而切）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匹蔑切）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

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輙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

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
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
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
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
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
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

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女六切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

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娱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

者肯無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

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内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絶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徵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

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

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

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騷

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脱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歎息矣又僕嘗語

足下凡人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姸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無不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麤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苦盍切）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

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戸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戸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扸會并别觀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䔥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

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輙梗槩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
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閟獨隨分增修比於曩
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
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
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輙蒙見念此葢君
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顇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
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

之閒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項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于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茍有志於道者若不幸于外是幸於内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

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郎達切食歲有麤食胡切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阮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遥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令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

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于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處說者不能救病

亦懼聞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

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壊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乗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

知人心況復五百歳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

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説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説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髙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説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説必當説大乗大乗即佛乗也若讚佛乗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

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

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于翰墨蓋欲藏于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朱劣切)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

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

北地僕門内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

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猨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猨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女良切又如羊切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葢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